

日七十月二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

星期三

學 匯

第四百四十二期

學 匯

刊 副 報 日 風 國

本 期 目 錄

合法的進化與「安那其」

即可侶著 震天譯

無政府和孔子

老 梅

地獄靈魂記

索 非

寄「浪子的宣言」的作者

秀 康

革命家的人生觀

春 台

國粹的無政府學案

觀鳥編 修五演

讀了「逃婚宣言」之後

賀 凱

一生

莫泊三著 殘紅譯

合法的進化與「安那其」

(續) 即可侶著 震天譯

無首領無國家

倘若我們願意為我們的利益一被壓者的利益，做一個有用的人，我們不該離開隊伍，無論如何，我們不可與我們朋友分離，就是在服事他們的托前之下，也一樣；那末，我們的團體該當自立，我們的公約該當自由和願意，與一切有榮譽的人脫離一切關係。當有人給他們特別的代表權力或一部分不負責任的事物的時候，這樣下去，革命的力量才不至於分散，並且平民將不推看幾個頭領上去治他們自己，如一些人們用死命將一塊大石推至山巔，以後仍歸跌在他們身上的例子樣的呆笨事情。至於這些能夠賤的人們，想去找一個主人來治他們的。唉！已經很多了。他們永沒有缺乏過！從古至今的政府和宗教，都是被這班先生們用力維持着，你們若遇見幾千百萬的人，他們將要正色的

對你們說：「倘若衆人都像我樣一樣的實在我們用不着政府，但是爲一切人民，於是不得不不要一個。實在似我們一樣的生活，可以用不着宗教，但是爲婦人兒起見，不得不要一個，就如這個樣子，使政府與宗教延長他幾十年的生命。至於我們，尊重我們自己的自由，同時尊重他人的自由，那末我們不願後人家來治我們，同時更不願意去治人家。無論國家黨人怎樣說龍話虎，我們知道利益的休戚相關，和公共的自用的生命之無限利益，足以維持社會組織的存任。所以這種組織，決不再受統治者干求可憐平民如羊羣樣的恐怖。」

我們的敵人

倘若我們感激的熱心方中在驟然進化之上去計算同惡政府的人數，一定我們想像是很大的。我們知道人們認識成見的教育，維持他們於奴隸制中還是很長久的。在沒有知道練習可以過活之前，人家走的道路是怎樣的？我們不知道。但是若照現在把他判斷，這路是很長的當收與教育家同心合意制做使人呆笨的事業當王國將軍警察官吏，資本家，田主等做他們殺人放火的最好技術的時光，這些被人民號爲他們的保護石的滑頭，也同時允諾去治他們，去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權力，去保護財產與宗教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利益。人沒有聽見這個命爲共和的議院同心合意的。對鎗斃一三萬五千人而殺死無數的婦人與小孩的軍隊，叫起保國保民的感謝詞麼？人沒有看見另外一個格外共和的議院呈出「政治正義的和智識的證據」嚴厲充滿共和黨的監獄，到處尋找機會去奉迎世界魔王麼？我們一切立法者早時議政會的會友現時已經變成侯爵的貴族了！

無論如何，不管與我們指定的革命相隔幾多年數，我們到底不怠倦的，去繼續做我們已起首的事業，去研究現代的歷史，但我們永不做與我們理想相背的事情。「讓死人去葬死人」讓這些權力候補者，

本書的作者：

去稱頌他們政府改良的高病藥。我們以自己勇敢的毅力去增加，以前雖然孤獨零碎的，已經存在平等，自由社會的基礎。因爲同時在無數的「點」上，我們看見建立將來社會的原料，自己已經預備好了，與如化學的溶解液，無數的結晶體，在這邊那邊也凝結起來，漸漸成完全的一塊探的。這無數的工業，農業，商業，科學，文學，藝術等各種團體，不是引導人的精神漸漸向共同合作方面走的證據麼？宗教和偽道德的法式底下，自由思想的進步沒有証明在各個八中，人性價值慢慢擴大起來麼？生活平等，沒有百領強發命令，沒有法律壓制人嚴，不外乎以公衆責任的愛情和互相尊重人格的習慣，爲結合基礎的革命黨人，不是日日的衆多起來麼？最後在近時成功的各種大事中，沒有各種現象使我們可以推測新的將來麼？這不是我們該當去稱揚我們同隊做着的「巴里市府」的事業；但是歷史沒有指出，在這大騷動，激起無數事物新景象的這些無上帝無主人，無軍隊，無警察的革命黨爲那時的主宰麼？並且俄羅斯那邊多少青年男女，犧牲財產，地位與科學，藝術生命的一切無限快樂，去與平民同伍，最後爲解救平民可憐生涯，犧牲自己可貴的生命於罪惡的監獄或黑暗的礦坑中！就是那台來將大社會的這些基礎，我們也去犧牲我們的心力。

你們等候的節期將要到了；然而不但是慶祝無君的平民總結合，以後并且尊崇自由的人類團結，無主人的活著，去實行我們先祖拉不來預言：「做你所願的」。

無政府和孔子

(續) 老 梅

易林云：「夫兩心，拔刺不深。」三心二意，狐疑不決，自己有時且不信自己，所以說「肝膽楚越」。梁超超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

本書的聲價：

我挑戰」豈但豈世，恐怕他是前一刻我和後一刻我都挑戰哩。單看他的「一篇文章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定有多少，就知道他時時刻刻，沒有自信的情形，人到了這步田地，也太可憐了。自己既不相信，自然怕入不自信，因而他每作文章，總要聲明「願國人勿以人言言」。真不知他自居於何等，怎能教人信得及呢？這是附話，說起人類相信不相信，不止朋友而孔子又是唱五倫的、朋友不過五倫之一，還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四倫哩，兄弟相信不相信的情形，已經說過一點，夫妻反目，亦由於疑猜，「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痴心女子負心漢是婦疑其夫有二心。「婦人之言善不可聽。」「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是夫不信其妻，若梁鴻孟光的偕隱。冀鐵夫婦的並耕，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同心合意百平偕老，也是罕見的，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必啟疑忌，孔子對鯉，僅有兩次趨庭之訓，孟母於軻，明著三度遷鄰之効，賈肉必踐實，以示不欺，因父母愛子，幼時每用詭語欺騙。如黃葉止霜之說，及長，漸漸不相信。「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大義滅親」人反責之，父不父子不子，雖後儒有「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武斷話，究竟靠不住，老友張東白，嘗疑此語，乃編一戲曲，寫一老儒，為其子訂婚後，子出商於外，三年，比其反也，其父納子媳為繼室，強令其子呼其媳為鸞母，子不從，詆之官，其父堅持厚議，子不服，官乃語其子曰：「天下無不是的父，算了吧！」真是惡作劇了，但充其意自然要生出這些怪怪談來，求如虞舜對頑父之克諧，武王對聖父之繼志，又不是容易的事呵，君臣如前邊講過的劉關張，異姓同胞，名為君臣，實則兄弟，是很難得的，即如玄德對孔明，自謂如魚得水，言聽計從，君臣間可謂相信，到十二分了，但白帝託孤，有一「孺子可輔則輔之，不可則君自為之。」論者謂露出不信的意思來了，所以孔明涕泣受命，事後主極其謹慎，購田種桑明無大志，惟恐後主不信任己，其他如

學 匪

虞庭的禽鳴鹿歌，周家的同心同德，千古少有，此外如君毅功臣、臣執開君；皆起於疑忌，是不勝指數的了，照以上情形講起來，要添上「君臣信之，父子信之，夫婦信之，兄弟信之」。才算完滿，何以單說朋友信之呢？這正是孔子無政府精神的表現，因為到無政府社會，人類平等，沒有階級制度下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不平稱號，只有人和人自由互助，除君臣廢棄外，父子夫婦兄弟，都朋友化，（會著大五倫說，歸於朋友一倫，其實只有人之互助。）

(未完)

地獄還魂記

(二十續)

索 非

六

另是一間臥室，那臥室雖然和昨夜所見的一般大小，可是漂亮得多了；可惜我不是畫家，不會描寫出他是怎樣地漂亮，祇有籠統說一句「漂亮得多了」。

這大概就是他們的第二法庭了！一個瘦瘦的白臉的法官，嘴邊綴着一部八字式的髭鬚，靜靜地坐在一張臺椅上，腳着一支捲烟，等我進去，我一進去，他倒好像很客氣似的向我點了點頭，教我站着，並不像昨夜那個胖法官那樣的野蠻，我一時錯想了念頭，很感激他的善意，於是首先訴說昨夜那個胖法官對我的種種非禮，而他却這樣說：

(以下的問答，有許多與昨夜完全雷同的，恕不重錄。)

「你要明白，無論什麼事情，是則是，非則非，不說實話是不行的；況且你既到了這個地方，尤其不能說謊，所以我勸你還是痛快快地說罷。」

「是的，我昨夜所說的，全是實話。」

「我知道，昨夜所說的全是謊話，不然，他——指昨夜那個胖法官

三

「不至於無緣無故的動刑，你不說實話，那就不能怪他了。」

我明白這是「官官相衛」的話，但我却仍是這麼答說：「是的，我昨夜所說的話，全是實話。」

「我知道你是一個讀書明理的人，我也是個讀書人（？）所以我也不很願意難為你——你還是痛痛快快地實說的好，如果你不願意說，可以拿紙筆給你自已寫出來。」

我想這也好，讓我自己明明白白寫出一張「我的供狀」來，免得他這麼問，那麼問，問得人麻煩，於是就答應說：「好罷，讓我自己寫出來。」

那法官親自拿出紙筆來，擱在桌上，並叫一個站在旁邊的兵士搬過一個凳子讓我坐，我就坐着寫供狀，寫着充滿辯護性質的供狀：我預備先把「我是基督徒」的話寫在前面，再把昨夜向那法官說的那些證明我與此案無干及一切不知道的話寫在紙上；那知道結果使我失敗：我一字一字的寫着，那法官一字一字的看着，沒寫上十句話，那法官忽然止住我說：

「好，不用寫了，你還是不說實話。」

「是的，我沒有說謊。」

「你是個基督徒，你們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你做錯了事，雖然能夠瞞過人，難道能瞞過你們的上帝嗎？而且，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什麼事情都隱瞞不過的？所以，你實說罷。」

「是的，我沒有說謊。」

「你不實說嗎？」

「是的，我已經實說了。」

「你要知道，聰明莫被聰明誤，我看你是聰明過度了。」

我漸漸覺得沒有開口回答的必要，於是應用大杉榮告訴我的方法

，不作一聲了。

「我這樣優待（？）你，你不要不知情，我看你讀書太多，聰明過甚，簡直是個書中之賊。」

我不作一聲。

「你要知道，刑法是不容情的，你不要自己買後悔。」

我不說話。

「你實說罷，或是你幹的，或是你知道的，或是不知道——不要緊，你說罷，即使是你幹的也不要緊，我能保你決無性命之憂。」

「我實情不知道。」

寄浪子的宣言的作者

(本節未完)

秀 康

一 流浪人，

流浪歌。

流浪者呵！

你的歌兒，

何時止息？

二

流浪者的歌兒，

和着我的心絃奏着。

微弱的絃音，

奏盡了人生的歌調。

三

流浪人呵！

天涯——地角

本刊為介紹通信起見，特闢「小通信」一欄，合於下列各條者，酌量照登，概不收費：

正候着你那歌兒的宣唱。

顯你唱到那里，
影都昏到那里。

四

流浪的歌者呵；
引吭唱着你的高調罷，
唱破這人生之謎呀！

五

爲着你的高歌，
流浪人！

我也和唱起來了。
我們握着手並着肩，
引吭的和唱着。

直到永遠，
直到那人生之謎的破除！

一九二四年十月于四川瀘師校，

革命家的人生觀

(續) 春 台

二。「腦中思想」，這句話已在今日成爲老生長談了，不過在事實上與理論上究竟能不能相符，尙屬問題。現在許多思想家的招牌，大有自命不諱的氣概，然而夠不夠上一個思想家，是很難肯定的。例如胡適之在國內思想界，也有幾分新偶像的資格，却會對溥儀說過：「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如此的腦中思想，我真不解。據此可見思想家的思想，是騙人的思想，不是從腦筋中發揮出來的思想。而腦筋中所發揮的思想，是什麼？我以爲腦筋中的真正思想，是自由的

，而擁有這種思想的代表者，惟有革命家。因爲現代的革命家，不是像宗法社會的那種粗野的莽徒，而是二十世紀革命的思想家。根本的革命，在革命家的中心思想。思想能夠偉大，那末革命事業，自然也就偉大起來。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十餘年，至今還講什麼「三民」「五權」，這是多麼滑稽。因此，革命家同時也是思想家，不過此種思想家的革命家，證諸時代的要求，很是能夠促進理想的實現，所以思想在革命家之心目中，是不可蔑視的。革命家既具有如此的思想，那末，不能不發揮他的思想於人類社會之中，公開的討論一番，將思想的短長，重新估定，以期革命的前途，勇猛競進。但是思想是自由的，而現實的社會現象，充滿了網羅，自由的空氣，是不能有發展的餘地，所以革命家的思想因不能自由，激盪了反抗的精神，對於一切不自由的東西，自由的反抗。然而革命家所以如此的反抗，並不是專爲了一個人的思想不能自由，來發牢騷，的僅是因在此不自由的社會裏，感覺到平民們在人類之中，被高壓在下層，不能翻身，將一切的自由權，完全犧牲，於是革命家以世界人類的眼光，想在此人類社會中，恢復了一切人的自由權，討那自由社會的生活，同時也自由的思想。並且以人人的思想，自由的發展，更發展到自由的境地，那末革命家的個人的思想的自由，也是於人類所應有的一分子。然而革命家所以這樣的將思想自由的發展，也是因我們人類的自然的腦力有發展的可能，才將這樣的人類的腦力自由的發展，不再蹈於「勞心者治人」的窠臼。如是我們人類的日常生活除却了相當的肉體的勞動外，我們致力於腦筋的鍛鍊。科學，藝術的實踐之後，我們人類都可以從事發明，創造，那末思想自由的可能。就是在我們人類思想歷史中，起了空前革命，因此革命家的腦筋中的思想，是如火般的奔騰，自由的發展。但是現在社會上無時無地，不被自由的障礙物所摧殘的；

說於此，革命家爲了思想自由，不得不先將阻礙自由的障礙物，盡量
的破壞，同時將我們理想社會建築起來，那末，我們人生的問題，方
有意義與價值之可尋。然而究竟於我們思想自由的障礙物是什麼？那
末，我們在此不能不先將其最重要的幾點述說於下：

國粹的無政府學案

(未完)
觀鳥編
修五演

第一 楊朱樂生學案

上篇 論古

一 生死觀

二 樂生觀上

甲 去名

乙 中道義

丙 生憐死捐

子 管奢寬儉論

丑 朝稷之食色性論

寅 邪析之真人論

丁 端木叔養生送死

戊 長生與自殺論

己 治天下原理論

三 樂生觀下

四 治道大法論

甲 全權解決法

乙 無常觀

丙 物我中道妙諦

丁 公身於物經濟學

戊 人生四害——「壽，名，位，貨。」

己 知足常樂

庚 物質文明四種——屋，服，味，色。

辛 不聽全的忠義之害

壬 兼利經濟學

下篇 論學

甲 多歧亡牛

乙 多方喪生

丙 觀狗悟性

丁 尙賢之害

戊 尊師與傳道

己 觀女悟性

庚 問道老子

辛 朋友交際

第二 陳仲子無君學案

甲 陳仲子小傳

乙 異派之畏忌

丙 楚國之重聘

丁 趙國君主之畏忌

第三 沮溺大人無君學案

第四 許行並耕學案

甲 神農學派與許行四特色

乙 周旁同食主義

丙 大同農二經濟學

第五 鮑敬無君學案

甲 君臣者強弱也

乙 好政府不如無政府

丙 無政府之境界

丁 有政府之害，一 政府派之詰難，一

戊 有政府之害，二 政府派之詰難，二

己 兩派之互辯

第六 黃宗義無君學案

(附註)老莊學案，中外人都知道，所以不列；陶淵明也未列，明也未列，因他已有專集單行。

讀了「逃婚宣言」之後

賀凱

我記得兩年前有一位朋友B君，他已從中學畢業了，他的身體很強健，很活潑。因為婚姻問題逃來北京，他覺得很驚怕，很着慌，那時候，據他說：他的父親待他很利害，雖然年紀大了。他若要不逃出家，就要娶一羈老父的國粹拳頭！這五爺的符嚴面孔，三叔的新家法，這些可怕的像風，都是極力帶他「洞房花燭」。

我對那個朋友說：「老父用國粹拳，你不防拿西洋鍋貼對付他，三叔的新家法，不過一本黑灰的萬年歷，只要你拿家庭革命對付他，我想也不至於敗北吧？」

學 誰

B君立刻灰白了臉對我說：「父親的國粹拳待切不可抗的，況且五爺的面龐，一見就招怕的不了，那裏還敢反對。三叔的家法，盡其利害！只有偷出來好！」

B君終於被迫回去度過了所謂痛苦的「洞房花燭」。

B君結婚後，頓覺快樂，日一次見，他問道：「你這麼高大強」的中年人，他們逼迫你回家結婚的時候，得切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拉入火車上！」B君聽了我的話覺得有些臉上發熱。他後來對我說：

「父親現在對待我更嚴厲了，五爺的可怕黑紅面孔，在現變成紫紅色了，三叔一見我就要講家法，常拿孔夫子的話考試我，我是一個學理化的，那裏能對上這些問題。」

我聽了B君的話以後，覺得他太懦弱了，其實並不是他懦弱，畢竟是他三叔的家法利害的原故，這也是B君親自所佩服的。

嗚呼！家法！家法！

昨天看了張錫鏗君的宣言，知張君的父親本來是開通的，不過受了旁人的包圍，我們得了一個教訓：戴假面具的裝出來的尊嚴面孔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家法，不是五爺和三叔才能弄這法實，得切在舊社會之下，處處如是，於是為改造社會諸君進一言曰：

「環境是何等重要，打破了舊環境，才能有新的存在！」

請張君奮鬥到底！因為紫紅色的面孔比黑紅色的更難看，烈女傅上的話要比孔夫子的更難回答的多哩！

祝你奮鬥勝利！

十三，十四，師大。

七

一 生 (續)

莫泊桑著
殘紅譯

尤林用極大的敬意待遇這個新教士，不住的說道：「那個教士很中意我，他顯不胡塗。」他對於懷悔的聖餐也都要去，做出一個好榜樣。他如今差不多天天到佛爾未爾家去，同那丈夫對職，他也沒有他永不快樂了；又同伯爵夫人馳馬，也不管下雨颼風。伯爵說道：「他們那輛馬是做了昏了，但是那於我的老婆很好。」

男爵在十一月中間又回到別墅。他也改變了，老了，衰頹了，充滿着深沈的悲哀。他對於他女孩子的愛情似乎也減到了力量，彷彿這幾個月的孤獨已經增加，他的感情，信託和慈愛的需要。約翰並沒有告訴他那些新念頭，和他對於陀巴克寺長的友誼。第一次他見了教士他便覺着極其嫌忌他。及至那天晚上約翰問他怎麼喜歡他，他答道：「那人是一個審判官吧他一定是很危險的。」

他從他的朋友們，那些鄉人聽到了這年輕教士的刻薄和暴戾，他用以反對所有人類和自然的本體的那種壓迫的時候，他大顯露出對於他的惡恨。他自己是頗膝沉神論的上帝，趨避了中等社會的本能所有的天主教的上帝概念，耶穌教的刑罰，和殘忍的復仇的一個奮派自然哲學家。牛雅任他是偉大的自然律，他於是從這個田莊到那個田莊開了反對這個不能容忍的教士，人生的壓迫的劇戰。

約翰，異常憂慮，祈禱着主。懇求他的父親；他却時常答道：「我們總要那樣的攻擊這些人，這是我們的義務和我們的權利，他們不是人類。」

他搖頭看他那長白頭髮反覆說道：「他們不是人類，他們什麼，什麼，什麼都不明白。他們是在病態的夢中動作呢；他們是反乎自然

的。一他說着「反乎自然」這幾個字就彷彿是咒語似的。

教士知道他的仇敵是誰，但是因為他想保留別墅和約翰的主宰，他嚴守中立，確信最後的勝利。他也被一個固定的念頭纏繞着。他偶爾發見了尤林和基爾勃的私情，他要用所有的價值給他們做一個結局。

他一天來看約翰，關於精神的事務的長談之後，他求約翰給他的助力幫着他打戰，把他自己家裏的惡魔個落結，為的要教正在險中的兩個靈魂。

她不明白，也不想知道。他答道：「時候沒有到。我別一個時候再看你來吧。」他突然又走了。

冬天終於來了，一個腐敗的冬天；正如他們在鄉中所說的一樣，潮濕而溫和，寺長過了幾天又來隱約提起那些行為無可責備的人們中間一件沒有羞恥的姦通。他說使用各種方法給他做個結局是預知事情的人們的義務。他攥住約翰的手請求她放開她的眼睛明白過來借他以辦的助力。

這一次她明白了，她却不做聲，想起這個現正和平的家中會發生

的事便害怕起來，於是她假裝有不明白。他纔清清楚楚的說了出來。

她吞吞吐吐的說道：「你要我做什麼呢，寺長先生？」

「無論什麼，總比容忍有這種醜事好。無論什麼，我說。離開他。逃出這個不潔白的家庭去呵！」

「他是我沒有錢；我這時再沒有一點兒勇氣了；況且，我沒有一點兒證據怎麼能去呢？我沒日這麼做的權利。」

教士抖索着站了起來：「那就太懦弱，太太；我猜認了你了。靠不值得上帝慈愛；」

(未完)